四川作家 2025年 第10期 邮箱:274679674@qq.com

天下德园

□ 谭国伦

半边城，半边山。城是五彩斑斓的喧闹与繁华，山是绿色葳蕤的宁静和庄严。城与山之间，是清澈的嘉陵江水，江水把它们紧紧相连。

走进四川仪陇，你会有与其他城市不一样的发现，这里有和其他景区不一样的文化景致。有的地方打造“福文化”，有的地方打造“寿文化”，仪陇人则全心全意地打造独特的“德文化”。当地人以“德”为荣，痴迷地解读一个“德”字，并把“德”作为生活、工作以及走向社会的准则。“德”已经铸进了仪陇人的灵魂。

在仪陇新城，一座“仪山嘉水，德韵流芳”的德园，就诠释出仪陇人以德为本真、以德行天下的朴素民风和奋斗情怀。

清澈的湖水倒映着蓝天白云，明亮纯洁而真诚。仪陇人说，那是先哲们的眼睛。期冀绵绵，祝愿满满，德仪严严，都在那些眼睛里，那些眼睛规范着仪陇人的一言一行。

一条“德”字长廊，把从甲骨文时代至今上百种风格的“德”字全部书写于长廊上。不同风格的“德”字由不同时代的仁人志士书写。这些“德”字所蕴含的风格，无不彰显出书写者厚德载物、忧国忧民的情怀。

德园的“德”字长廊里，每一个“德”字都令人震撼。百余位近代史上的民族英雄，为了国家强大而以身许国的科学家们，他们的雕像矗立在步道两侧，践行了中国人的“德智”“德勇”精神。

德园以红色教育为主题，同时兼顾国学传承、健身锻炼、休闲游赏与修身养性等功能，园内有广场、书院、剧场、艺术馆等场所。仪陇人除了提出《有礼十二条》，还把爱情婚姻归纳为七步：一步相识，二步相知，三步相惜，四步相爱，五步相守，六步相随，七步白头。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仪陇人用“德”来诠释和谐价值观，把温馨提示送给每一个来德园休闲的人。孩童的纯真、青年的活力、老年的风范，尽在德园。

在仪陇，很多孩子都会背诵有关“德”的成语或诗词。孩子们学说话的时候，父母都会教育他们“德性”“德行”“德兴”，以“德”塑性、有“德”行远、大“德”兴业，有“德”才有“得”。

爱好书法的人，都会写几种不同体的“德”字，还会说出“德”初始是由“行”和“直”构成，强调正道直行；后又加上了眼睛，表示目不斜视，行为要正，目光要正，才是有“德”；“心”字底，代表只有行为正、目光正、心正，才会成为高尚的、有道德的人。

最近几十年来，自豪的仪陇人对“德”字又有了精辟的新注解。字右侧是14亿多人民一条心，左侧的“双人”是仪陇籍的朱德元帅和共产主义战士张思德，他们以胸怀大如海、意志坚如钢的品德，擎起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成为全中国人民的榜样和楷模。以这样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榜样，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万众一心，共同努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我在仪陇的每一天，都会在晨光熹微之时，到德园去散步。莫道君行早，早就有很多人在德园健身了。有漫步慢跑的，有舞扇舞剑的，有练拳习武的，还有孩子在看那些英雄人物故事。

我停下脚步，和一位穿绿色工装的园林工人聊了起来。他是仪陇秋垭乡农村的，儿子在巴中打拼，女儿毕业后在重庆工作。儿子给他们老两口在县城里买了120平方米的大房子，让他们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他们也主动承担起照看孙子孙女的责任。孙辈上学后，老两口来当了园林工人。

政府考虑到有些工人的实际情况，允许他们把一天8小时的工作变成四等份来做。每天早上四点半至六点半到园里清扫卫生，六点半后回家送孩子上学；八点至十点回园里负责草坪树木修剪，十点后去学校接孩子回家吃午饭；下午四点至六点再回园里为草坪花木浇水，六点后去学校接孩子回家；七点至九点再回园里打扫卫生。

我第一次听说，工作还可以这样安排，既兼顾了家中的孩子，又不耽误工作，还避开了中午的高温酷暑。不用接送孙子孙女的，可以直接在上午工作4小时，下午工作4小时，同样避开中午的高温。

政为民生，事为民谋。这不是政府的大德吗？

问及他的姓氏，他说姓张。我说是不是和张思德一个家族的同姓啊？他说不是，张思德是思德乡的，他们秋垭乡并入思德乡后改成了思德镇。不过他很自豪地说，“他屋头的”（老伴）姓朱，是马鞍镇的，和朱德是一个宗族。说起“他屋头的”，他还有些话说，朱老总回仪陇时，“他屋头的”小时还见过朱老总呢。朱老总老家马鞍镇现在有了高铁站，老张的儿女每次都在马鞍站乘高铁。

那一刻，在朝霞满天的晨光中，我看到了这个园林工人身上闪耀着迷人的中国红，那是对现在生活感到知足的颜色。

也许是园林工人老张的情绪感染了我，我在德园的脚步也变得轻盈。晨风微微，晨光熹微，晨水清清，德入心脾。朦胧的远山像德高望重的宽厚长者，近处清晰的大树像德达天下的青年才俊，灵动的花草正是德芳四邻的聪慧少年。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天光云影，湖光山色，尽显草木葳蕤。猛然间，我发现，山已在湖中，城已在湖中。盛夏时节，湖中已是荷叶田田、荷花灿灿、荷香阵阵，粉色、白色、红色、黄色的花苞高洁挺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荷之美不正是“德”之美吗？

那一日，我在德园里沉思良久。“德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让我们的国家成为注重道德、讲究美德、成就品德的礼仪之邦。除了“德文化”，还有“善文化”“和文化”……

我对仪陇这个西部小城情有独钟。不是因为它是我故乡的近邻，而是因为这个一生也读不尽的“德”字。

游人渐渐多了。从他们的口音里可以听出，一些是仪陇本地人，也有不少外地游客。随意问几个游人，他们也被“两德故里”所吸引，来品味“德乡”之深厚底蕴。

原来，德园不仅是仪陇人的德园，也是天下人的德园。



《幸福里》 李红松 画

江口钩沉

□ 周春荣

一

放眼农田，风，正在翻开夏天的叶底，分娩一个季节的喜悦。农人戴了草帽，正在打理那些瓜瓜菜菜，动作从容，阳光，将他们的身影投在了富庶的大地之上。

我知道，在离种菜农人不远的彭山江口，三百多年前曾有着一场金戈铁马的对垒。尽管血迹淡了，杀声远了，但拭去时间上面的沉沙，滔滔江水之下，无疑沉淀着不曾褪色的历史。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拭去沉沙，大西政权一号人物张献忠仓皇局促的模样依稀可见，江浪、船只、刀剑、火焰，组成一幅两军对垒的画图，焦虑、挣扎、悲愤、无奈，凝固成一种无可奈何的表情……

列车重启。彭山的山川河流、城镇村庄，被风驰电掣的高铁甩得越来越远。我靠在座位上，闭着眼睛，开始打捞张献忠大军在江口溃败的历史影像。

在彭山青翠苍茫的田园之间，由北向南奔流的锦江，与由北向南奔流的岷江汇合了，汇合处因形取名，叫江口。江口附近一个名叫石龙的地方，凿在崖壁上的石龙依然栩栩如生，“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的民谣也一直流传。我估计，铁路旁种菜的农人也知道这民谣，他们或他们的祖先可能也有过打捞沉银的想法或行动，但打捞所得可能不过尔尔。

江口沉银的公开打捞，是始于2016年的官方考古。2016年4月，官方开始发掘江口沉银遗址，发掘人员围堰筑堤，隔开江水，考古得以利索实施。

依托考古发现，曾经寂寂无名的江口如同开挂一般，它的地形、水文、历史、传说，一度成了热搜。

二

彭山，在四川盆地中部偏西。

秦朝李冰修建都江堰后，水患变水利，成都平原富庶到“水旱从人”的境地，农业和手工业的两驾马车，进一步巩固了成都平原的“天府”形象。彭山作为成都平原的延伸部分，自然也沾上了光——有山，有水，有肥田沃土，有三晴两雨，彭山，成了筷子落地也会生根的所在。

来自四川盆地西边的穿堂风，裹挟着众多江河的潮湿，拂过稻香鱼肥的稻田、花开蝶绕的旱地、桃覆竹盖的村庄，浸润出了“少不入川、老不出蜀”的民谚。在此自由自在地生活，本是一件惬意之事，但节外生枝的刀光剑影，却打破了成都的惬意。

三百多年前，张献忠从历史台阶的一端，走上了天府之国的舞台，成了打破成都惬意生活的人。

据说，张献忠的父亲是一个有几十头毛驴、十几名脚夫的盐商。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14岁的张献忠随父到四川内江。装了盐，准备返家时，张献忠被一绅士拦住，原来是毛驴拉粪弄脏了绅士宅第前的石牌坊，绅士要张献忠用手把驴粪擦净才准走人。由此便埋下了张献忠“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雪恨种子。

明天启二年（1622年），张献忠不再贩盐，转身进了军营，一路风生水起，后来竟然被提拔成相当于刑警的捕快。少年得志，他飘了，寻花问柳，终被除名。

吃不上公家饭，那就南下苏杭当倒爷。后来，京城需要勤王，张献忠灵机一动，再次入伍，“货与帝王家”。

张献忠后来又拆解人生版本，先投奔造反队伍，后又接受官府招安，他翻脸的速度，比翻书都要快。

最后，张献忠还是再次背叛朝廷。崇祯十六年（1643年），靠起义起家的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把“家”搬到成都。

崇祯十七年（1644年），也是清顺治元年、大顺永昌元年、大西大顺元年。这一年，清朝的福临、明朝流亡皇帝朱常洵、农民起义首领李自成、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分别代表四个政权，一一展开了逐鹿。

如果说，朱常洵是守候华夏的稻草人，那么，福临就是拔掉稻草人的最庞大力量，而李自成和张献忠只不过是江山易代节点上突然跳将出来的草台班子，力量的悬殊，最终决定了张献忠这一轮太阳升得快、落得也快——清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被清军困于凤凰岭的张献忠于混战中被人射落马下，一代枭雄就此落幕……

三

我还记得，从彭山城区出发，过岷江一桥，不远处就是江口。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让我忍俊不禁感叹的是，流水，兀自归了长江，却把裹挟的泥沙留在江口，也把一段两军对垒的铁血故事留在江口。

在明末清初的铁血舞台上，张献忠的大西政权虽然具有一定政治影响力和军事控制力，但由于缺乏持续的合法性与民意支撑，因此，张献忠的大西政权从来就不被史学家承认为合法政权，张献忠本人也只能算是流寇！

史料载，张献忠来到四川，就开始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征剿，从各州郡富商那里拿到钱财后，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杀人灭口。而他14岁那年在内江被迫用手擦粪的屈辱，则为他的血腥铺平了舆论道路——这虽然符合“一报还一报”的民间逻辑，但其尸山血海的暴行，终将还是引来了地方的决绝抗争。

在这种背景下出场的杨展，成了撬动大西政权的主要力量。

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张献忠攻破成都时，一个名叫杨展的反抗者被俘。杨展被押往城外砍头时，行刑士兵见杨展盔甲好看，打算要了。杨展顺势而为，求松绑，承诺把盔甲脱下赠送。行刑士兵松了绑，杨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刀连砍数人，而后跳河逃生——张献忠当然不知道，就是这个几乎成为刀下之鬼的杨展，日后竟然成了在江口将自己打得七零八落的劲敌。

清顺治三年（1646年）八月，清军由陕入川攻张献忠。张献忠自知不敌，决定放弃成都，于是将金银财宝装船，率部向川西突围。

张献忠突围到彭山江口一带，猝然遭遇杨展，千船金银也在争战中沉入江底——这场几乎一边倒的对垒，被清代彭遵泗在《蜀碧·杨展传》中浓缩得言简意赅：“献忠忿展尽取故地，又怒川人之不服己也，大杀成都居民，率众百万，蔽江而下。展起兵逆之，战于彭山。”

江口交战中，张献忠的船队起火了。当时的江口，两岸逼仄，前后千船首尾相接，骤不能退，风烈，火猛，张献忠败局已定。对此，《蜀碧·杨展传》中还原了真相：“展急登岸促攻，枪铳弩矢，百道俱发，贼舟尽焚，士卒糜烂几尽，所掠金玉珠宝及银鞘数千百，悉沉水底。”

一代枭雄张献忠，怀抱天不助我的遗憾，开始走向了“剧终”。

四

2005年，彭山在岷江河道内修建饮水工程，施工中发现一段木鞘，内藏7枚银锭。

2011年，彭山在岷江河道取沙时发现金册、西王赏功等文物。

2016年伊始的官方考古，结果发掘出了江口沉银文物七万多件。

拭去沉沙，那些金印、金锭、金币、金册、金簪、金杯、金耳环、金手镯，以实物的形态还原了一段历史真实。

2017年4月7日，18位国内历史学者参加了彭山举行的江口沉银遗址历史学者座谈会，其中，来自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献忠，带来《张献忠屠蜀与清朝政治合法性之建构》一文，打算给三百多年前的流寇张献忠洗冤。

今人张献忠，为古人张献忠昭雪，尽管也是有凭有据，但无论怎么说，大西政权一号人物张献忠虽然为后世留下了发掘出水的七万多件文物，却只为自身留下了位于西充凤凰山圭峰寺旁边的一处荒丘，世人能够看得见的，只有墓碑上的“张献忠墓”四个字，以及夕阳枯草中的一堆草丛。

初见凉山

□ 任 皓

阳光与秋色

高速几个小时便可抵达会理，这是经济建设带来的便捷。若是回到千年前，太白一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叹息，可不是诗人的夸张与虚诞，要从成都到会理，非得沿着茶马古道走上足足一个多月的时间。

新一轮寒潮将在南方地区引起大规模降温，所以临行前成都阴雨纷纷，一路雾霭沉沉，无法得见高原深秋真容，正懊恼之际，谁知翻过泥巴山，隧道外一道阳光便陡然透过布满水汽的车窗射到我们身上，那么直接干脆，那么让人“猝不及防”。这高原上的阳光像是看到远方的客人突然笑出了声。这一笑，秋色便生动起来：湛蓝的天空下，阳光白得刺眼，群山叠嶂，枫林渐染，在这苍翠的幕布上，赤金、绛红、橘色、黄栌已经隐约可见，只等秋风再近，绚烂的秋色便要如同浓稠地化不开的油画在高原这幅画卷上铺展开来。

下高速，沿山路蜿蜒前行，车外忽然传来潺潺的流水声。我是一个极爱山水的人，省外求学七载，楚地看过清江，赏过武陵山色，江南游过西湖，览过永嘉山水，而巴蜀山山水水仍牵引着我对故土的眷念。循声望去，车窗外一条金色的河流在阳光的衬托下，熠熠生辉。这便是安宁河，大凉山的母亲河。安宁，安宁，安康宁静。大城市的快节奏似乎到了这里便慢了下来——夕阳西下，河水里闪耀着无数朵金色的浪花。炊烟袅袅升起，羊群慢慢从山坡上下来，踱着步子慢慢归圈。“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括”这不正是几千年前《诗经》里的田园风光吗？

城墙上的故事

有了一道墙，便有了一座城。

在古代，城墙似乎是古人对地域的认可，也是军事防御的堡垒。有太多的故事发生在这里，边关、将士、美人、闺怨……每一个名词都是一座城墙的回忆与见证。

会理是座古城，古城自然有座古老的城墙。

我们沿着中央街，这座明代的城墙便映入我们眼帘。当地人说，这座城墙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现今仍屹立不倒。我曾听说明清的工匠制作城墙的砖石时会在每一块砖上刻上自己的名字作为凭证，若砖石偷工减料，城墙倒下，这便是官府寻证拿人的依据。这简直是古代建筑的实名制认证呀！于是我放慢脚步，小心翼翼地要去寻城墙的名字，可却不见踪迹，料想这远离中原，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沿墙角往上望去，城墙外檐上竟然长了一棵榕树，树根盘织交错，在砖缝中努力地延伸开来，向下，向下，再向下！生命的韧性如此，让我肃然起敬，若在蒲松龄笔下，定会又是一段树精生灵的动人故事。

登上城墙，整个会理城尽收眼底。会理人很享受这个季节的阳光，城墙上的秋菊被茶室的主人打理得很仔细，朵朵绽放，甚是可爱。石渠里有一两尾红鱼，天上的云倒映在水里，鱼一游动，便像荡漾在天空中。城墙上旌旗飞扬，云朵翻滚，亦有风，亦有云，像一段武侠故事的开头，所有人都猜得了开头，却在每一个人心中有不同的结尾。每天清晨与傍晚，会理人都会在城墙上举行敲钟仪式，沐浴更衣、焚香朝拜，亦步亦趋，都是按古法的规矩，这是对传统的尊重与恪守，也是对自然的敬畏，更是对生活的感恩。似乎让你明白生命不是虚空，它是如厚重的大地一般的真实而具体。因此，你应在执着的时候执着，沉迷的时候沉迷，清醒的时候清醒。

邛海星光

告别会理，我们来到凉山州府——西昌。这座以卫星闻名全国的城市早已是川人避寒首选之地。烧烤、醉虾、火把节、邛海风光，这座热情的城市已在游人心里留下了这些美好的标记。

傍晚时分，心心念念与故友重聚。大学毕业后，我们已有六年未见。再见到她时，她初为人母，脸上满是喜悦之色。“西昌这个城市很特别，四季如春。当你烦躁时，去琼海边吹吹风，散散心，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她笑起来还大学时的样子。“我们晚上去邛海边走走吧！”她提议道。

我们沿着滨海大道慢慢前行，已是深秋，夜幕下的邛海已有些凉意，让人神清气爽，虫鸣声声，青草芳香，我们聊着学生时代的趣事，似乎回到了过去。笑着，跑着，怎么也用不完的劲，累了就停下，吹这海风，看这夜景。

抬眼望去，浩瀚星辰，遥远而平静。读书时，我们的时光很长很长，总以为分离总会相遇，脑袋里有一千种重逢的理由和场景，工作后，太多的身不由己，让我们步伐不一，相聚匆匆。

满天繁星，一闪一闪。闪过的是年华，走过的是青春。

初始是美丽的，亦是难忘的。记忆碎片里的深秋，让我与凉山相遇。是开始，也是继续，手持一朵格桑花，那是到过天堂的证据。

西南祖栗赋

□ 邓明莉

巍巍西南，金沙浩荡；苍苍云岭，古道绵长。攀西裂谷，聚日月之灵秀；仁和故地，藏乾坤之秘章。有白拉古村，隐于群岫；糯巴沟深处，挺立奇芳。栗树擎天八百岁，虬枝覆地九回肠。今仰其形，叹造化之玄妙；遥思其岁，感人世之沧桑。

观其形也，根如龙爪，裂石穿壤，盘曲十丈，汲地脉之幽泉；干若铁躯，斑驳鳞皴，挺立九霄，接星河之玉露。枝分南北，横斜似戟指苍穹；叶蔽晨昏，层叠如云遮野渡。春来嫩蕊垂金络，香沁千山；秋至刺苞绽玉珠，实盈万斛。风雨蚀而骨愈奇，雷霆击而神愈固。仰之如见太古遗民，凛然不可犯；近之犹闻洪荒余韵，肃穆不能语。

溯其源也，宋元烽火，明清烟雨。曾见马帮铃响，商旅络绎于南丝路；亦闻彝寨笙歌，星月流转于不夜天。沐洪武之霜，枝未折于兵燹；饮康乾之露，叶愈茂于尧年。倭寇烽起，铁血男儿系缰处；三线潮涌，英雄儿女誓师前。老干默记兴亡事，年轮暗藏治乱篇。今看树冠摩云处，犹带旧时剑气寒。

至若四时之景，皆成殊观。孟春吐翠，新绿染透青春少女银冠；仲夏成荫，清凉漫过壮年汉子脊梁。金秋坠果，稚子笑拾流星雨；寒冬披雪，老翁醉数玉龙鳞。昼有山雀筑巢，夜来萤火点灯。牧笛声里炊烟起，核桃林外暮云平。树影婆娑处，犹思乡愁袅袅；年轮荡漾时，常闻往事叮叮。

更感其德，泽被四方。深根固土，护百里青山不恙；阔叶涵水，润千畦禾稻飘香。饥年救荒，栗果曾充万民腹；盛世呈祥，荫下今话百年康。彝家祭火，绕树三匝祈丰稔；乡民踏歌，牵襟百转颂泰昌。通灵栗祖，泽被一方。

嗟乎！一木立而万象生，千秋过而初心在。非止草木之寿，实乃天地之脉。看取金沙水暖，攀西霞飞。古栗苍苍，正展新枝向朝阳；炊烟缕缕，已化祥云绕翠微。此树此魂，与山河同寿；斯民斯土，共日月争辉。是为赋，歌曰：

金沙水畔有灵木，饮露餐霞八百春。
铁干曾铭烽火印，虬枝今挂玉龙鳞。
但将硕果酬乡梓，更遣浓荫庇九亲。
风气频催花叶秀，栗香飘处曙光新。

本版责编：农 夫 田 禾